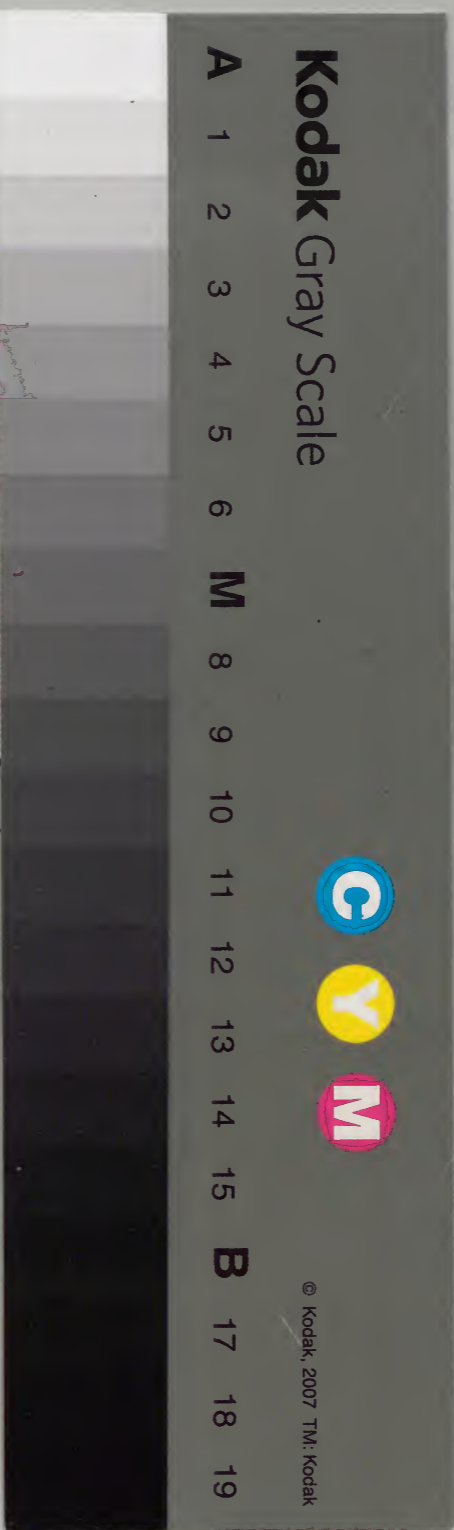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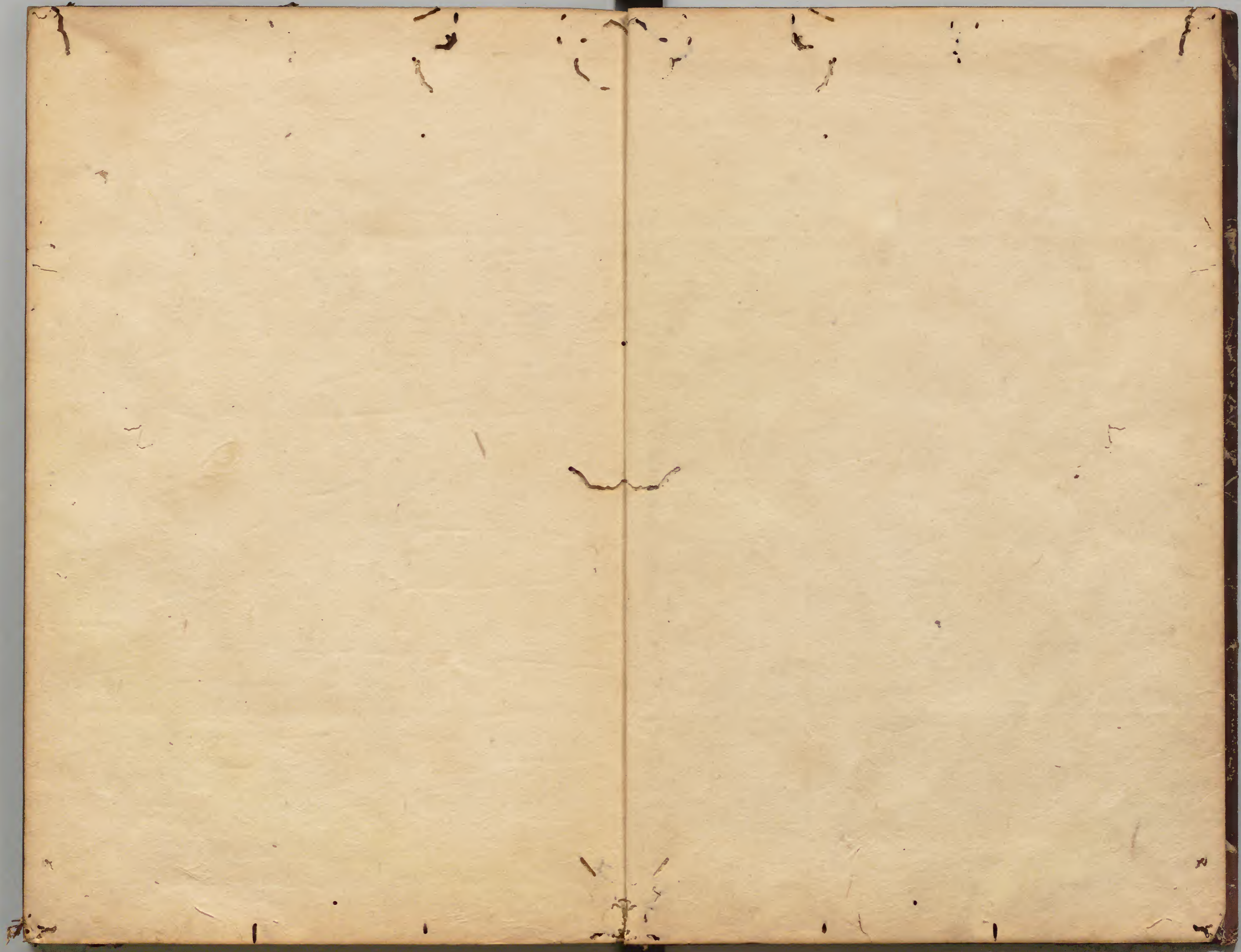
東國通鑑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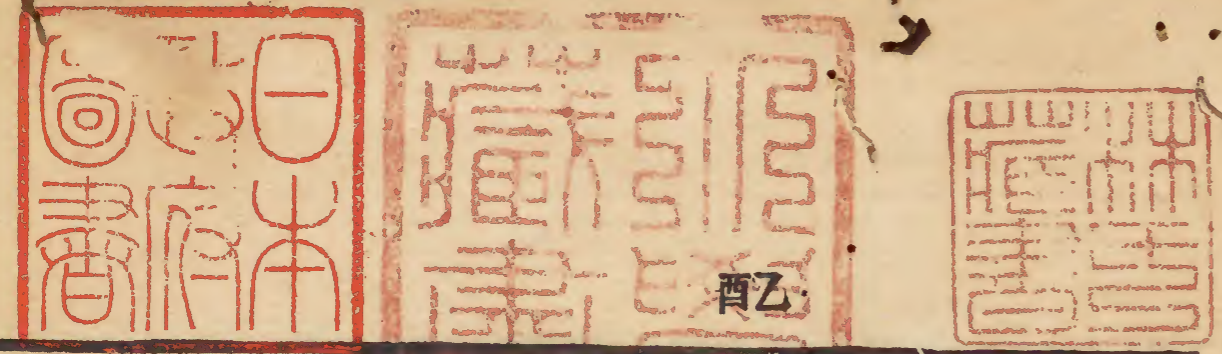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三	八
號	函	架	冊
五	七		

內閣文庫			
二	三	三	八
號	冊	架	函
五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26)		
函號	285	29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五

高麗紀

毅宗三

十九年宋乾道元年春正月出御甑山寺右

正言趙文貴諫不聽○三月金太夫營主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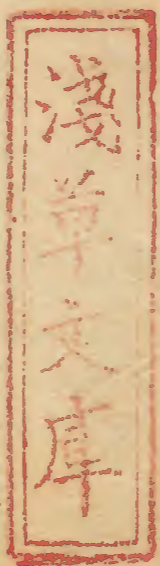
銳卒七十餘人攻麟靜三州境內之島執防

守靜州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島去麟靜

州七八千步三州民嘗往來耕漁樵蘇金人

乘間樵牧因多居焉癸未秋給事中金光中

為兵馬副使欲復地邀功擅發兵擊之火其



廬舍仍置防戍屯田及金莊如金主讓莊
曰邊境稍不虞爾主使然耶邊吏為之耶若
果邊吏為之則爾主亦當徵之莊還奏之王
乃還其島命撤防戍西北面兵馬副使尹鱗
瞻等恥削土猶不從命故金將來侵鱗瞻懼
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遂移牒大夫營請
還俘獲翼自乃還之鱗瞻等祕不奏○辛酉
移御普賢院天寒雨甚衛卒凍死者九人辛
未移御仁濟院○夏四月庚辰幸觀瀾寺先
是吏部侍郎韓靖別創佛宇於仁濟院中號

高麗明宗

祝釐之所內侍侍郎金敦中待制金敦時重
修觀瀾寺亦以祝釐為稱王謂靖敦中兄弟
曰聞卿等歸福寡人朕甚嘉之將往見之靖
及敦中等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聚傍民植
松柏杉檜奇花異草築壇為御室飾以金碧
臺砌皆用恠石至是敦中張宴於寺之西臺
惟帳器皿玠羞極華侈王與宰輔近臣歡洽
賜敦中敦時靖白金羅綃丹絲甚厚又禮成
江人嘗賂白善淵王肅恭榮儀請以禮成為
縣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江人斂民自銀三

百餘斤多為奇技淫巧王亦欲觀永戲命內侍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綵帔載樂伎綵棚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二人作鬼戲舍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噓○內侍左右番爭獻珠玩賜左番白銀十斤丹絲六十五斤右番白銀十斤丹絲九十五斤時右番多豪勢之人因宦者以王肯多索公私所畜珠寶書畫等物并駿馬二匹以獻左番恥不能及借人駿馬五匹獻之後不能償日被徵債時人笑之○乙酉移御景福寺戊子移御奉靈

高麗毅宗

寺即鄭誠祝釐之所誠鄉貢王供辦過仁濟觀瀾遠甚王醉自吹笙因問知音者左右以及第李鴻升對即召至前命吹笙笛遂欣然以為相見之晚也命屬內侍○王泛舟板積窠池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內侍朴懷俊劉莊等置酒張樂遂登水樓名崔褰偁徐恭等同飲又名禮成江蒿土漁者陳水戲以觀賜物有差夜二鼓還館北宮扈從官迷路僵仆相續○六月大雨漂民家六十餘區多有溺死者

二十一年 宋乾道二年 夏四月白善淵准王行
金大定六年 年鑄銅佛四十軀畫觀音四十幀以佛生日
點燈祝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王與
僧覺倪夜宴於聖壽院又名覺倪翫月賦詩
○王宴于清寧齋夜五鼓乃還○冬十月飯
僧三萬於毬庭○十一月夜宴清寧齋寵官
李榮備奇玩之物以迎張女樂酣飲至夜○
二十二年 宋乾道三年 春正月全羅州路按
察副使尹平壽斂民銀八十什以獻○癸丑
燃燈王如奉息寺夜還至觀風樓左承宣金

高麗毅宗

敦中馬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突觸一騎士
矢房矢躍出落輦傍敦中不自首王驚愕以
為流失疾馳還宮宮城戒嚴命有司榜于市
曰有能告賊者勿論有無職東班正郎西班
將軍隨自願除授公私賤隸亦許參職并給
銀二百斤女則給銀三百斤王猶慮未得又
命懸黃金十五斤銀瓶二百口於街衢購捕
屯府兵于闕庭以備不測自是選取勇力者
號內巡檢分為兩番常著紫衣持弓劍分立
仗外不避雨雪夜則巡驚達曙王以不得賊

詔責宰樞於是逮捕絡繹疑大寧侯暉家僮
羅彥有成黃益等鞠問深刻彥等誣服諸主
宰樞百僚耆老誼閣賀得罪人斬羅彥有成
黃益及有成妻又以禁衛不謹流牽龍巡檢
指諭十四人于田里○三月王冒雨幸長興
院與覺倪夜飲命右承宣金敦中賦詩○王
泛舟衆羨亭南池先是清寧齋南麓構了字
閣扁曰衆羨亭亭之南澗築土石貯水岸上
作茅亭鳧鴈蘆葦宛如江湖之狀泛舟其中
冷小僮棹歌漁唱以恣遊觀至是王微行至

高麗毅宗

金身窟設羅漢齋還玄化寺與李公升許洪
材覺倪等泛舟南池酣飲極歡亭之初作役
卒私賣糧一卒貪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
一匙食之一日其妻具食來餉且曰宜名所
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
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顏醜誰與私性拙
安能盜但剪髮買米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
能食聞者悲之○幸歸法寺東嶺與侍臣置
酒○夏四月以河清節幸萬春亭宴宰樞侍
臣於延興殿大樂署管絃坊備綵棚樽花獻

仙桃拋毬樂等聲伎之戲又泛舟亭南浦沿
流上下相與唱和至夜乃罷亭在板積窰內
有殿曰延興南有澗盤迴左右植松竹花草
又有茅亭草樓凡七有額者四曰靈德亭壽
樂堂鮮碧齋玉笋亭橋曰錦花門曰水德其
御船飾以錦繡為流連之樂窮極奢麗凡三
年而成皆朴懷俊劉莊白善淵從史而為之
也

史臣曰為國之要在於節用而愛民毅宗
多作池臺傷財勞民常與嬖倖耽樂是從

高麗毅宗

不恤國政宰相臺諫無一人言者終致巨
濟之遜宜矣

王弟僧冲曦享王於清寧齋名覺愧及侍臣
同飲晚泛舟衆羨亭南池遊賞至夜冲曦即
玄曦也○宴于清寧齋賦詩令羣臣和進○
五月幸臨津縣翼自與宰樞金永胤徐恭李
公升崔溫承宣李聃許洪材金敦中等泛舟
南江竟日為樂名司諫林宗植侍御高子思
赴宴至夜半移御普賢院侍從不及子思醉
不得行

史臣曰人主一身繫乎社稷生靈臺諫之職在於繩愆糾謬王雖乘危履險自輕其身宗植等既不能諫又從而宴樂沈湎以失法從之儀甚可鄙也

韋長湍縣應德亭舟中結綵棚載女樂雜戲泛流凡十九艘皆飾以綵帛與左右侍臣宴樂至五更乃登西岸張俠置燭其上命左右射無中者內侍盧永醇曰待聖人中酌然後臣等中之王射即中燭左右呼萬歲李聃從而中之賜綾羅絹留二日觀水戲自應德亭

高麗毅宗

東燭乘舟盛張衆樂過皇樂亭置酒夜至普賢院又幸萬春亭置酒夜入李聃別墅○六月移御玄化寺曲宴于延福亭先是王聞城東沙川龍淵寺南有石辟數仞削立臨川曰虎岩流水停瀆樹木蒼蔚命內侍李唐柱裴衍等構亭其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四隅以水淺不可舟築堤為湖其地白沙水勢強悍雨則輒毀隨毀隨補晝夜不息人甚苦之是日與宰相侍臣宴于亭上極歡乃罷○秋七月幸歸法寺遂御玄化寺馳馬至獺嶺茶

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院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臣等按毅宗輕佻無人君之度即昨二十餘年之間荒淫迨忽不仁不義習與性成不可救藥幸而天誘其衷追念襲明悔心萌而善端已露信乎天理之未嘗泯滅也苟有二一忠正之臣因其牖而開導之王或稍自省悟不至於終迷不復矣惜乎王所之無人也復有浮薄輕躁如敦中韓賴之徒朝夕左右從君於昏以文藻詞華為

高麗毅宗

賁飾太平之具志驕氣溢豪將悍率憤不得意蓄猜構釁積有年紀不待智者而知有庚癸之變矣嗚呼滿朝羣臣無有如襲明者能轉移王心而使之終及於禍悲夫八月幸南京駕至加頓院廣州牧官備儀衛樂部以迎獻馬及肩輿陽傘○九月南京留守備禮迎駕獻陽傘及馬牛夜命內侍重房射侯中者賜綾綉○幸三角山僧伽文殊藏義等寺○宴羣臣于延興殿賜馬人一匹○發南京至坡平縣江宴羣臣于舟中侍臣皆

子戊

醉失儀樞密院使李公升倒載駕前○至自南京推恩中外有差是行也廣州掌書記金鏐聚斂于民貿易珠玩器皿重賂宦者白善淵王肅恭等薦鏐屬內侍

二十二年

宋乾道四年金大定八年

春正月宴羣臣徹夜

○太子納江陽伯瑊之女為妃○王以夢中所製詩示羣臣其末聯云布政仁恩洽三韓致太平臣僚稱賀○進江陽伯瑊為侯○三月幸西京時王弟翼陽平涼二侯頗得衆心王疑有變移御以避之駕至平州崇壽院西

高麗教宗

亭名宰輔侍臣行酒泛舟于南溪沂沅遊賞至晡乃罷○王駐蹕黃州洞仙驛宴碧波亭又泛舟南溪至夜宴樂賜樂工及雜戲人白金三斤○謁太祖真殿○御觀風殿教曰朕聞鎬京萬世不衰之地後之王者臨御于此頒下新教則國風清明小民安泰朕即政以來萬幾實繁未暇巡御今以日官所奏來幸此都將欲革舊鼎新復興至化採古聖勸戒之訓及當時救弊之事頒新令六條一奉順陰陽一崇重佛事一歸敬沙門一保護三寶

一遵尚仙風一救恤民物是日宴宰樞近臣於清遠樓相與唱和為樂○夏四月幸興福寺泛龍船於南浦宴宰樞近臣又幸洪福寺宴于多景樓賜水戲人白金二斤○教曰西都乃祖宗巡御之地自經乙卯之亂國家多事累年未得巡御今欲舊染汚俗咸與惟新亦將延基保業乃幸是都迎駕時有所違誤為有司所拘執者公徒私杖以下贖銅徵瓦並皆放除又乙卯年緣坐配南界者亦令放還諸領府及三衛軍迎駕有勞者給采人下

高麗教宗

碩○宴羣臣於長樂殿○以河清節又宴於長樂殿○幸永明寺泛舟于大同江○御浮碧樓觀神騎軍弄馬戲及水戲賜白金布物宴宰樞侍臣于舟中夜分乃罷○秋王至自西京○冬十一月耽羅安撫使趙冬曦平耽羅耽羅險遠攻戰所不及壤地膏腴貢賦不煩民樂其業近者官吏不法賊首良守等謀叛逐守宰王命冬曦為持節宣諭賊等自降斬良守等二人及其黨五人餘皆賜谷帛以撫之

二十三年

宋乾道五年
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戊午朔王受

朝賀代製臣僚賀正表宣示宰樞近侍國學
文臣於是禁內六官文臣等奉表賀御製王
喜賜酒果以行頭直翰林院田致儒屬內侍
太學官又率六管學生與中朝制科者各上
表稱賀賜酒脯○幸奉香里離宮宴羣臣仍
賜宋商及日本所進玩物○二月設三界醮
時齋醮之費寔繁都祭都齋二庫未支其用
又立館北奉香泉洞三宮各置資僚徵求諸
道轉輸三宮者絡繹於道民皆愁嘆內侍劉

高麗毅宗

邦義秦得文李竦金應和金存偉鄭仲壺希
胤魏綽然等深結官寺約為兄弟以剝民媚
主為事創寺繪佛設齋祝聖又制別貢金銀
鍮銅器皿山積由是得幸不次除官任言責
者皆阿上意無直諫者○三月王以巡御
西都親製䟽設羅漢齋于山呼亭○幸西京
駐駕平州泛舟崇壽院南池夜宴扈從臣僚
○幸永明寺泛龍船於大同江置酒又自永
明寺泛舟至洪福寺遂幸八景亭觀水戲○
夏四月駕至浪江龍瑞亭乘舟置酒○癸卯

還京赦○六月宴宰樞侍臣于延福亭○秋
七月王將幸碧岑亭御史臺伏閣論離宮行
幸之繁與按察察訪枉法之事皆不聽○金
遣橫賜使符寶郎徒單懷貞來賜羊二千有
一羊四角樞密使李公升以為瑞獸表賀時
人嘲為四角羊宣○八月以許洪材為中書
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

二十四年宋乾道六年春正月壬子朔王受
賀於太觀殿親製臣僚賀表曰三陽應序萬
物惟新玉殿春回龍顏慶洽體一元而敷惠

高麗毅宗

歛諸福以大和是太人道長之初乃陽德氣
萌之始恭惟陛下重高之聖哲疊舜之聰明
百福是叢新又新而不息天齡更固月復月
以無期仁洽道豐微一物不獲其所修文偃
武實萬世無疆之休適當交泰之時益篤方
來之慶擁神休於北闕保國壽於南山玉帛
爭來萬邦預駿奔之列梯航畢集四方無後
至之人受賀良辰倍鍾純嘏况今以萬幾之
暇修三接之勤樂與詞臣每文章四六之盛
作天臨密席講詩書經史之妙文自北使上

壽而致辭日域獻寶而稱帝常有天神之密
助每加福慶以川增開不世之新祥接王者
之一統臣鄰歸羨史冊有光生民已來今日
無對臣等遭逢盛世涵沫明時仰瞻萬乘之
威趨詣北辰之所六樂九奏雖比晏子之
遊萬歲三呼胡不祝漢皇之壽宜示羣臣百
官表賀

臣等按古之明君誼辟雖有高世之見絕
倫之智尚不以聖自居後之庸君暗主一
有小才寸長自賢自聖其為技能所使毅

高麗殺宗

宗之親製賀表其文藻則有之矣然自讚
已德比之堯舜禹湯文武處之不疑恬不
知愧亦獨何心哉世之稱入主華藻浮靡
者必以陳后主隋煬帝為首然不過與臣
下賦詩爭能而已至於自撰表讚德則雖
二主亦未嘗覩然為之毅宗之失於茲益
甚矣嗚呼毅宗華藻浮靡之失浮於陳隋
則雖欲免陳隋之禍敗得乎悲夫

已卯王如靈通寺設華嚴會親製佛疏宣示
文臣百官表賀辛巳還宮命諸主結綵幕於

廣化門左右廊管絃坊大樂署結綵棚陳百
戲迎駕皆飾以金銀珠玉錦繡羅綺珊瑚玳
瑁奇巧奢麗前古無比國子學官李學生獻
歌謠王駐輦觀樂至三更乃入闕兼宣金敦
中廬永醇林宗植饗王子奉元殿王歡甚達
曉而罷○二月幸延福亭名平章事許洪材
知御史臺事李復基起居注韓賴等泛舟宴
樂竟日遂御和平齋○甲申狼星見于南極
西海道按察使朴純嘏以為老人星馳奏之
○三月王欲遊西江夢有一婦人立門而告

高麗毅宗

曰王若遊西江必待五月覺而乃止○庚申
與許洪材李復基韓賴金敦中等泛舟曲宴
壬戌亦如之乙丑又宴于舟中夜幸玄化寺
道遇大雨馳馬而至○遣知門下省事崔溫
祭西京老人堂右副兼宣林宗植祭老人星
于海州床山凡内外有老人堂皆遣使祭之
○以文克謙為殿中內給事克謙既貶為黃
州判官吏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
構微過奏請免官王猶怒前事復斥為晉州
判官或奏曰克謙直臣不宜連貶外州以防

言路王不得已乃有是除○夏四月親醮老人星于內殿○忠州牧副使崔光鈞奏前月二十八日祭老人星于竹杖寺其夕壽星見至三獻乃沒王大喜百官稱賀○幸延福亭宴待臣于舟中夜半乃罷○禁內六官文臣表賀壽星再見賜酒果○命太子醮于福源宮平章事許洪材醮于賞春亭左丞宣金敦中祭于忠州竹杖寺以壽星再見也○王欲親醮老人星命判禮賓省事金于蕃郎中陳力升構堂於真觀寺南麓又立別祈息所造

高麗毅宗

金銀花及金玉器皿○幸和平齋時王遊幸無時每至佳境輒駐蹕與近侍文臣觴詠忘返扈從將士疲困生嗔大將軍鄭仲夫出旋牽龍行首散負李義方李高從之密語仲夫曰今日文臣得意醉飽武臣皆飢困是可忍乎仲夫曾有燃髯之憾遂構兇謀○五月宴文臣于和平齋唱和至夜命內侍黃文莊執筆以書羣臣稱贊聖德謂之太平好文之主○戊辰幸延福亭夜泛舟宴待臣庚午亦如之○移御念賢寺乘輿將發與許洪材李復

基韓賴等置酒舟中君臣皆沈醉夜分忘歸
金敦中前自王曰自朝至夜扈從軍卒皆飢
倦王何樂之甚且夜晦冥有何觀覽久留此
耶王不悅命駕而行已向曉矣○閏月御延
福亭夜宴待臣又命內侍殿中監金闈設宴
于延福亭與宰樞承宣臺諫乘舟酣宴徹夜
不止翼日羣臣皆大醉插花滿帽倒載而退
○羣臣賀壽皇見王宴常參官以上親製樂
章五首命工歌之結綵棚陳百戲至夜乃罷
賜赴宴官馬各一匹是夜又與韓賴李復基

高麗教宗

曲宴便殿特賜紅鞵犀帶以示寵異○幸延
福亭以內侍黃文莊為國子博士直翰林院
時羣臣皆占所見之物為嘉瑞蓬艾三莖生
於亭以為瑞草文莊見水鳥指為玄鶴作詩
讚之王稱嘆良久製詩以和之欲拜正言以
年少改拜是職

臣等按自古人君好祥瑞者必有好諛佞
倖之臣又從而中之如指氛侵曰慶雲菌
貝芝野鳥日鸞史不絕書今毅宗失子道
失君道獲罪於天祥瑞何從而至哉獻佞

者指妖星為壽星蓬艾為瑞草木鳥為玄
鶴一何祥瑞之紛紛也毅宗以妖孽為祥
瑞矯詐誣妄自欺以欺天天可欺乎其不
保天祿也宜哉

王孫生王喜欲遣使告千金即命同文院移
牒以待金國指揮金主聞之曰彼國誕得繼
孫良為慶事欲申告謝已識忠勤不煩遠遣
使來○六月延福亭南川堤決命復塞之詔
曰軍卒力竭不能堤防宜發丁坊里築之開
水門四五所創亭堤上植以奇花異木○秋

高麗毅宗

七月與許洪材李復基韓賴等泛舟于普賢
院南溪置酒唱和○李復基獻服玩及酒肉
脯果王夜泛舟宴宰樞侍臣顧謂復基曰愛
君之忠誰復如卿○以許洪材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崔溫叅知政事李光縉同知樞密
院事梁純精為樞密院副使左遷知樞密院
事徐淳為尚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淳質直
無華不求媚左右為李復基所短故也入夜
泛舟與洪材及諸侍臣宴○八月延福亭南
川堤又決大發卒塞之怨咨盈路○幸東江

書齋○水州民耕田得金一錠長二寸許頭
尾雙尖狀如龜知州事吳錄之取以獻左右
呼萬歲曰天降金龜聖德之應羣臣皆賀○
王聿普賢院武臣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作
亂殺扈從文官官寺遣兵殺留都文官以至
還官時王荒淫不恤政事承宣林宗植起居
注韓賴又無遠度怙寵傲物蔑視武士衆怒
益甚丙子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仲夫謂義
方高曰今則吾事可舉然王若便還官可且
隱忍如又移聿普賢院無失此機翌日王將

高麗毅宗

聿普賢院至五門前召待臣行酒酒酣顧左
右曰壯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為五兵手
搏戲蓋知武臣缺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
恐武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與一
人相搏紹膺不勝而走賴遽前批其頰即墜
階上王與羣臣撫掌大笑宗植李復基亦罵
紹膺於是仲夫金光羨梁肅陳俊等失色相
目仲夫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為三品
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刃目仲
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聿普賢院高與義方先

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院門羣臣將退高等手殺宗植復基干門左承宣金敦中知亂作在途佯醉墮馬而逃賴依所親宦官潛匿御床下王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賴尚在王側請出誅之內侍裴允才入奏賴挽王衣不出高又拔刃脅之乃出即殺之指諭金錫才謂義方曰高敢於御前拔刃耶義方瞋目叱之錫才不復言於是承宣李世通內侍李唐柱御史雜端金起莘祗候柳益謙司天監金子期太史令許子端等凡

高麗殺宗

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積尸如山初鄭李約曰吾曹祖右去僕頭否者皆殺之故武人不去僕頭者亦多被殺唯承宣盧永醇本兵家子且與武臣相善故免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劍諸將武臣益驕橫先是童謠云何處是普賢刹隨此畫同刀殺或告鄭李曰敦中先認而逃鄭李驚曰若敦中入城奉太子令開城門固拒奏捕亂首則事甚危矣如之何義方曰若爾我不南投江海北投丹狄以避之遂遣疾足者抵京刺探其人夜

入城至敦中家候之寂無人聲問承宣所在
答以扈駕不還其人回報鄭李喜曰事已濟
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選驍勇直走京城到街
衢所殺別監金守藏便入闕執樞密院副使
梁純精司天監陰仲寅大府少卿朴甫均監
察御史崔東軾內侍祗候金光等內直負僚
皆殺之殿中內給事文克謙直省中聞亂逃
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曰我前正言文克謙
也上若從吾言豈有今日之亂乎願以利劍
決之兵異之擒致諸將前諸將曰吾輩素聞

高麗救宗

名者勿殺囚于宮城高義方等率巡檢軍夜
抵太子宫殺行宮別監金居實負外郎李仁
甫等又入泉洞宅殺別常負十餘人使人呼
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至胥吏得無遺種卒
伍蜂起搜殺判吏部事致仕崔裒判吏部
事許洪材同知樞密院事徐醇知樞密院事
崔溫尚書右丞金敦時國子監太司成李知
深秘書監金光中吏部侍郎君敦信衛尉少
卿趙文貴大府少卿崔允諤侍郎趙又振內
侍少卿陳玄光侍御史朴允恭兵部郎中康

東鑑卷之五

虜約都省郎中康處均奉御田致儒祗僕裴
縉裴衍等五十餘人王益懼名仲夫謀弭亂
仲夫唯唯不對王即拜高義方為鷹揚龍虎
軍中郎將其餘武人上將軍例加守司空僕
射大將軍加上將軍以義方兄俊儀為承宣
仲夫等以王還宮

史臣俞升且曰元首股肱一體相須故古
先哲主視文武如左右手無有彼此輕重
所以君明於上而臣和於朝叛亂之禍無
自而作矣毅宗之初政規模有可觀者誠

高麗毅宗

得忠正之人而輔之則必有善政可稱於
後世矣不幸柔佞佻躁之徒布列左右傾
資財於齋醮移習肝於酒色吟風詠月以
代都俞而漸積武夫之怒禍將至矣毅宗
命戲兵手欲因厚賜以慰缺望王之心固
有度矣而韓賴等慮武夫之見寵遽生忌
懷之心遂使烈炎崐岡玉石無分卒致兼
輿播遷不獲令終可勝痛哉

九月乙卯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放王于巨
濟縣太子于瑯島縣殺太孫時王光就謀聚

齊輩討仲夫等韓淑泄謀仲夫等又索隨駕
內侍十餘人宦官十人殺之王坐修文殿飲
酒自若使伶官奏樂夜半乃寢高蔡元欲弑
王梁淑止之仲夫等逼遷王于軍器監太子
于迎恩館遂放王及太子王之愛姬無比逃
匿青郊驛仲夫等欲殺之太后固請乃免從
王而行王於馬上嘆曰若早從克謙之言豈
有是辱金敦中遁入紺嶽山仲夫挾宿怨購
之甚急敦中密使從者入京候家安否從者
利重賞遂以告殺之於沙川邊敦中臨死嘆

高麗毅宗

曰吾不黨韓李但流失之變禍延無辜今日
之及宜矣兵部侍郎趙冬曦曾相延基地于
西海道聞變將往東界舉兵討賊至鐵嶺猛
虎當道不得過追騎及而捕之仲夫等議冬
曦素有平耽羅之功授流遠地守者遽殺之
投尸于水又殺內侍少卿崔僂流少卿崔偕
貞外郎崔值仲夫等欲撤所殺文臣家陳俊
止之曰吾輩所嫉怨者復基賴等四五人今
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撤其家其妻子將何
寄生義方等不聽遂縱兵毀之是後武人習

以為常若有讎怨者輒毀其家

史臣金良鏡曰王之為太子也仁宗臨薨謂之曰治國須聽鄭襲明之言襲明本自正直加以付托之重進盡忠言裨補闕漏金存中鄭誠等日夜講而去之王及代以存中自是佞倖日進忠讜且退王益縱恣淫于逸豫盤遊無度始以擊毬昵仲夫臺諫言之而不聽終以詞章狎韓賴武夫憤怨而不悟卒之韓賴名亂而身死於仲夫之手朝臣盡殲蓋其所好終始有異而其

高麗被宗

致亂則一也故人主所好不可不慎也○

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領兵迎王弟翼陽公皓即位于大觀殿前王信圖讖之說忌諸弟王之在潛邸也典籤崔汝諧嘗夢太祖授笏於王王受而坐龍床汝諧與百官陳賀覺而竒之以告王王曰慎勿復言此大事也上聞之必害我矣至是果驗○仲夫等殺嬖宦白子端王光就倖臣榮儀劉方義等梟首于市其他宦寺及怙寵驕恣者戮之幾盡初前主構三私第曰館北宅曰泉洞宅曰藿井洞宅

聚斂財賄以鉅萬計至是仲夫義方高皆舍
占焉○王御修文殿俊儀仲夫義方高侍從
釋文克謙命書批自以任克忠為中書侍郎
平章事仲夫廬永醇梁淑參知政事韓就為
樞密院使尹鱗瞻知樞密院事金成義為僕
射金闈為樞密院副使李俊儀為左承宣克
謙為右承宣李紹膺為左散騎常侍高為大
將軍衛尉卿義方為大將軍殿中監高義方
皆兼執奏奇卓成為御史臺事蔡元為將軍
其餘武夫超資越序職兼華要者不可勝數

義方等既自王以克謙為承宣文臣若李公
升等多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事故
尋兼龍虎軍大將軍○諸武臣會軍房悉名
文臣之遺者李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有軍
士至兵部郎中陳允升家詒曰有旨先誚闕
者拜承宣允升出軍士殺之抱以大石先是
以壽星見創祠于真觀寺南允升董役凡軍
卒輸石必枰而納之故及○冬十月大赦以
仲夫義方高為壁上功臣圖形閣上梁淑蔡
元次之加朝臣爵一級名還金貽永李綽升

鄭叙等皆復職由以畫鷄流失之事流竄者皆令赴京仲夫以西海道郡縣屬其鄉海州義方以外鄉金溝為縣令官○遣工部郎中庾應圭如金上表曰伏見臣兄暉久尊周室樂率漢藩緣感疾於中身遂抱羸於積稔十全不能措其手一丸豈復效其靈沉綿浸深頓仆是懼頃因脫釋於重負始欲保守於餘年蓋由承稟臣先國主臣某遺屬以臣忝為同母之親可付先祊之業今臣權守軍國事務而臣避之無計受亦誠難將籲呼以上聞

高麗毅宗

顧跋涉之愈遠又黎庶不可以無主保釐不可以闕人勉副羣情假司分寄敢具事實以達宸嚴前主表曰臣久纏疾恙漸致衰羸襟靈以之昏荒氣力以之消沮醫攻慰而莫效藥瞑眩而不瘳豎居膏肓天奪魂魄以至祗服前人之訓言率先列國之貢藝而乃民政堆案而或廢於剖決國賓踵門而或失於將迎為邦之道既墮事主之儀多闕今則伏在床枕幾委體支仰緊覆露之私深念播菑之業臣昔逮事臣父先國王嘗屬臣云苟有通

代必先弟及今臣有元子泓少而無慧長且多愆未堪主鬯以展勤矧復奉藩而受職竊見臣弟皓忠順之德夙勤於君親睦恭之心無懈於朝夕載嘉淑行之如殆益體理命之有徵乃以臣弟皓權守軍國事務敢茲上聞
真照下懇

史臣金良鏡曰昔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鬼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

高麗毅宗

足懼水旱虫蝗不足懼賢士蔽匿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歐陽公記此言曰凡為國家者可不戒哉有是哉斯言也夫前君崇奉佛法敬信神祇別立經色威儀色祈息色大醮色齋醮之費徵斂無度區區事佛事神而姦諛者李復基林宗植韓賴為左右儉至若鄭誠王光就自子端為內宦阿曲若榮儀金子幾為術士所奪孽妄無比主於內希意導志更相效

媚利口紛騰謹言疎絕變生輦轂之間而
幸莫之知也此豈懼其所不懼不畏其所
畏之然耶且禍亂之初無一人效死邇代
之後造偽飾辭如此尤可嘆也

金遣太宗正丞耶律紇來賀生辰紇至境邊
吏以前主讓位却之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五

高麗毅宗

